

古早物件

老戲園

古早物件，摻濫歷史的氣味。咱若恬恬看伊，就會共家已變做一隻船仔，駛去深沉的溪流，順氣味愈行愈入去，一直到雄雄看著內心揜貼 (iap-thiap) 的角落，隱藏濟年的記持，煞毋知欲悲傷抑是歡喜。

這個寒天，過冬節了，落一擺雨降幾若度。我佇一个霎霎仔雨的暗暝，來到真善美劇院。拄對現代化的電梯伐出來，就跋落幾若十冬前的回憶。這是一個死去閣活的戲園，目矚看過去，壁堵、柱跤，裝潢、物件、貼紙，逐項攏誠趣味。

戲園倚近中正路恰西門路交叉的十字，「中正」是 1946 年以後的代誌，「西門」已經無門，大菜市也賸一疔仔古蹟，幾簇仔點心擔賣古早的好食物 (tsiah-mih)。街路大規模現代化矣，大樓衝 (tshing) 上天，地下道鑽來鑽去。車輛窒 (that) 倒街，一隻一隻親像虎豹獅象大聲喉叫：二十一世紀！二十一世紀！

這間戲園，較早叫延平。閣較早，阿爸捌提起日本時代，遮是「宮古座」，規間tha-thá-mih (たたみ・塌塌米)，逐家供體做「艱苦坐」，1928年的代誌矣。這馬府城足濟古蹟經過修護、回生再利用，這間古早戲園親像聽著誠濟老朋友親切的話語，嘛精神起來。雖然艱苦坐已經改歡喜坐，『請起立，唱國歌』也變做食米芳、唸khòo-là (コーラ・可樂)，一陣大規模的古早味，猶原浮搖振動罩落頭頂，軟 (suh) 入體內，閣化做溪水佇五臟六腑絞滾。佇風湧掣 (tshuah) 流中，阿公撐排仔載阿母疏開去山裡，覘過空襲，避過二二八風雨期，才閣回轉來府城桶盤淺。阿母定定嘛講起彼段擊 (pih) 褲跤、摸田螺，蹠過溪、掠草蝦的代誌。

彼當時，猶未結婚的阿爸，恰內公蹠佇關廟山區。伊做過日本兵，有幾若張黃gim-gim的相片，繕 (há) 腰帶、紮 (tsat) khi ā -hang倚騰騰 (khi ā -thing-thing)，十足的兵仔味。另外佇thàng-sù內底的日本冊、紙標頭、字條仔，漢文日語相透濫，恰這間戲園壁頂貼的，有全款的氣味。

老電風

這個古早戲園予我有疏開的感覺。

上代先落入記持深井的，是窗仔邊一支古早電風。伊溜皮溜皮的痕跡，親像阮細漢時彼水土狗仔，杳杳仔成長。伊的算(pín)仔骨斜斜，一片「丹丹丹」……，另外一片「冊冊冊」……，用鐵骨仔生的胸坎保護心肝窟仔彼个卍字。卍字是風葉仔，吹出平安佻歡喜，吹甲囡仔轉骨，大人順序。

我共彼條料小(li ā u-siáu)的電線連接五〇年代的記持。開關掙(tshih)落去，電風杳杳仔紡起來矣。

阮一家大細七个人睏規排，佇tha-thá-mih總鋪。一支電風huh-huh叫，共一領舊蠓罩吹甲像海湧。半暝電風kinn-kènn叫，海湧燒hut-hut，每一港風歎(pūn)出來，攏親像煎匙，共七尾魚反來反去。

阿爸是小警員，配細間宿舍。有一間睏房、細間灶竈、細間便所。雖然逐家叫大人(tāi-jīn)誠好聽，一個月趁無幾仙錢。伊是有名的古早警察，讀過私學仔，四書五經摺牢牢(mooh-tiāu-tiāu)。做官清廉，食飯攪鹽。鹽，親像電風絞出來的海湧結晶，一撮一撮用來鼓(sīnn)阮的身軀。

彼時陣，因為皮膚較差，逐時生粒仔，睏電風較是我的特權。風頭大湧瀾(tshinn)規暝，我有時會夢著駛大隻帆船，載規家伙仔航行大海。我共這個夢寫佇作文內底，著懸分。老師講佻大海揮拚誠勇敢啊，是特出的志向。

固定佇風尾的阿爸阿母敢若毋驚熱，有時閣會蓋被單。細漢感覺個經過風霜苦難的磨練，忍耐力超人。較大漢煞淡薄仔懷疑，個佇遐暗暗仔做工課，驚阮看著。這兩個想法，佇頭殼內拋來拋去，一直無定論。

電風繼續紡，我雄雄精神起來的時陣，晃晃(huánn-huánn)兩手托(thuh)下斗，坐佇倚窗的八仙桌邊。古早椅條，骨頭鑿甲反光。較早捌看阿公淋燒酒配塗豆，一跤跔(khū)椅條一跤蕩蕩幌(tōng-tōng-hàinn)，誠逍遙。

八仙桌，想著早當時，司公弄鏡(lāng-lāu)蓋趣味。佇喙角楔(seh)破布，共一塊規百斤的八仙桌托起來，閣雙手插脲行來行去，有夠厲害。

桌仔邊另外有一台古早礮冰機，用手搨(hiáp)的。想著彼陣一碗一角銀的清冰，完全無料，淋一脲仔糖水，食著心涼脾土開。阿母嘛逐時整整唸：第一賣冰，第二醫生。

無張持傳來招呼入場的聲，想像的插頭脫(thut)去矣，電風杳杳仔停落來，卍字的風葉仔恬恬歇佇我的胸坎。

綴時代變化，風葉仔對鐵仔變塑膠，三、四、五葉，紅花柳綠，逐支頷頸伸長長，開關改遙控。只是猶有一寡人誠愛拈(khioh)古早物，嘛會迷戀老牌子，大同電風、電鍋，像我就是按呢。

老棉襪被

剪票口正片有披一領棉襪被。兩枝竹篙叉筵 (tsh ā i) 佇紅毛塗的台座。這種台座我捌做過；踎塗挖圓空灌紅毛塗，共竹篙叉插落去，等焦去擲出來就會用得矣。彼陣四界是正港的塗跤，表面粉粉內面密實 (bāt-tsāt)，褪赤踐踏著涼涼。掃予清氣，佇頂面拍干樂、踢瓦片，不止仔四序。

這領棉襪被，頂頭梅、蘭、竹、菊，開甲密弼弼 (bāt-tsiuh-tsiuh)。流行國畫四君子的時代，誠濟器具、牌子、標頭、布花擺會出現這種花草，尤其梅花上濟。

通道的壁堵，枋仔一片一片相疊，看起來恰其他的木造器具擺是松梧的。日本時代木造的厝誠濟，阿爸調來調去，分駐所、派出所的辦公廳、宿舍，擺是木造的厝。Hi-nóo-khìh (ひのき・檜木) ！四常予人掛佇喙邊，表示品質保證。

到甲這馬，若有人拆老厝，一寡hi-nóo-khìh的追求者就圍規陣，目矚金金相避的老骨頭。這枝仔 (t ī ng) khong-khong，擺無含梢去，hi-nóo-khìh的啦 ！因提轉去慢慢仔磨、慢慢仔掌，享受古早物件的趣味。

恰hi-nóo-khìh相比，這領棉襪被就加誠 (ke tsiānn) 孤單矣。

早前誠濟人共舊被依 (hiannh) 去重翻，棉仔僥 (hiau) 出來拆予散，tiah tiah tiah，拍棉的聲若彈琴，棉花像湧一蕊一蕊漬 (būn) 出來，佇空中轉蹺一下仔才閣轉去海面。一領十斤被經過鋪棉、彈棉、壓篩 (ap-thai)、牽紗到礪 (lún) 紗，愛拚十外點鐘，誠忝 ！毋過當一領新點點白雪雪的棉襪被出現仔面前，舊物件復活 (hok-huat) 起來的新媽清氣，雄雄灌入去頭殼，予人擋袂牢展開雙手，攬抱新世界，大力款氣，誠爽 ！

拍棉襪被，嘛予我想著較早山崙邊彼群斑芝花穠，三月開花紅phà-phà，四月落了了，五月規塗踐斑芝棉。這種棉，因仔來蓋 (kah) 勢大漢好育飼 (io-tsh ī)，大人來蓋健康食百二。

阿母是誠骨力的人，定定羔 (tshu ā) 我恰阿兄、小弟去拈斑芝棉。棉花拍被做枕頭，棉仔子炸 (tsuānn) 油做雪文 (sap-būn)。伊嘛誠勢做衫仔褲。暗淡燈光，踐踏手徒的形影，這陣猶時常浮佇我面前。

我閣托下斗看這領棉襪被，一時陷入記持的深井。井仔水，哪有淡薄仔臭尿破味？敢是天氣傷冷咧蠅 (un) 燒，貧憐跔 (peh) 起來？彼个便所傷遠，閣愛迴 (thàng) 過一逝 (tsu ā) 冷風鑽骨的窗仔門啊 ！阿母喙內嘈嘈唸 (tsháuh-tsháuh-li ā m)，嘛是隨共被單摸 (giú) 去洗，內被、tha-thá-mih夯去曝。

回想起來，對阿母有夠歹勢 ！伊已經非常無閒矣，彼陣幾若个因仔讀國校，透早四點半愛起來製制服，準備便當。便當內底擺有一塊葱仔卵。阿母定定講，散 (sān) 罔散，嘛愛共人會比並。

老鐵馬

戲園放影廳出口，倚踞壁邊彼隻鐵馬，毋知對佢位流浪來，滿面風霜，雖然身軀傷痕堅疔僂僂，原有有淡薄仔光彩。

伊毋是志在千里的老馬，不過已經行過無數的風霜歲月，坎坷道路，政權轉換，戰爭恰和平。伊見證田庄都市人物景緻的變化，這陣共所有的記持攬佇身軀頂，用堅強的跤托仔，恬恬倚佇遐。

較臨 (khah līm) 六十歲的老鐵馬矣，掛五〇年代的車牌，卻是揣無牌子，干焦一屑仔退色的英文字。可能是雜牌仔。伊兩枝虎骨料小，雙肩平坦，牛皮坐墊，後面有柴箱仔。人的尻川賴恰牛皮磨幾若十冬，毋知會按怎，是麻痺抑蠻皮？想著較早騎這種鐵馬玲瓏走，感覺誠趣味。

鐵馬有誠濟無全款的名字，腳踏車、自轉車、動輪車、孔明車，按怎叫隨人歡喜。阿爸常在講起，大爆擊的時陣，逐家逃命走袂離，一間樓仔厝換一隻鐵馬無人欲，走路要緊啊！

國校的時陣，鐵馬已經較捷 (tsiap) 看著矣。阿爸做警察，警車是鐵馬。小後架的武車，坐杆 (kuainn) 袂 (phuah) 一个沉重的雙面帆布袋，內底攏是戶口簿冊。查戶口、巡邏，是鐵馬恰警察的重要任務。印象誠深，伊彼隻鐵馬的燈，頷頸伸長長，頭殼探向規个庄頭，射出猛醒 (mé-tshénn) 的光芒，親像欲搜查所有犯罪的影跡。不過對我來講，看著車燈炤 (tshī ō) 過宿舍窗仔墘，聽見khap khap的馬蹄聲，就是阿爸轉來矣！

阿爸轉來，阿母就叫阮共細塊桌仔夯來眠床中央，飯菜攢 (tshuân) 好，叫一聲「goo-háng-iooh (ごはんよ，吃飯囉)」，五个囡仔就攏從 (tsōng) 倚來，這是全家做伙上快樂的時陣。

佇彼个統治政權閣再移轉的坎站，阿爸對漢文轉日文閣轉來漢文，文字書寫恰講話有時愛躊躇一下才會順。阿母恰伊講話四常摻日語，帶台語腔。我嘛受影響，會講一寡台式日語，抑是日式台語。

阿兄讀初中頭一隻鐵馬，舊落漆生銹溜蚪 (liū-khiū) 的自由牌，是府城台組武車¹。伊逐工下課的頭件作業就是拭鐵馬。彼陣阿母用肥肉炸油，堅凍了後用來攪飯，芳kòng-kòng好滋味。阿兄姑情 (koo-tsiánn) 阿母留一屑仔生肥肉予鐵馬，對手扞 (hu ā nn) 仔食甲龍骨、虎骨、塗炭、輪框，繼落車支仔 (tshia-tsi-á) 一枝一枝沓沓仔食。厝邊隔壁就供體，人瘦巴巴，鐵馬油洗洗。

古早的鐵馬是萬能的，是移徙的便利商店。鐵架載柴櫥，喝 (huah) 玲瓏賣雜細。囡箱仔桶仔，賣冰枝、豆花、麥芽膏，逐種搖無全聲。向 (hiàng) 時，囡仔行路頭殼犁犁搗銅線，一節仔會當賣一角銀買冰枝，抑是直接換麥芽膏。

阿爸騎鐵馬行過五〇年代、六〇年代……上早姿勢像英雄，迢迢仔看著鐵馬lō ng-l

ō ng來，走甲尾仔直。跋筊（puah-kiáu）的聽著鉸仔聲，趕緊收場。

毋過綴時代變化，愛掠筊毋食錢的警察，煞變做某一寡議員的眼中釘。伊一直調來調去兼袂升官，六十歲退休，隔冬著肺癆，誠緊就過身矣！伊較早薰食足重，雙喜的、新樂園的，標頭嘛出現佇戲園的柱仔頂。

無遊山玩水，無坐搖椅弄孫，毋捌出國，一世人吹一支老電風。伊th ō ng愛的彼隻幸福牌鐵馬，捌逐（jiok）歹人飛過圳溝的鐵馬，早就失落去。我常在想，阿爸一生積功德，一定是騎幸福牌鐵馬去極樂世界矣！

老收音機

出入放影廳的通道有幾個展示櫃，細項的古早物，便當篋（kheh）仔、齒殼（khok）仔、手電仔、煤油燈、熨斗、鬮刀……鐵做的生銹溜皮，亞鉛餅（phiám）像樣仔頓點，生仔（senn-á）好勢好勢，淋碭（lâm-thng）的猶閣會閃光。

有一台老收音機楔佇中央，坐大位。長株的身軀，銀色的電鍍，兩蕊目矙烏趨趨，倒蕊管頻道，正蕊管聲音。頂真看伊的額頭刺字，FM88-108，AM5.4-16，指針停佇102。可能是五〇年代的老la-jí-oooh（ラジオ・收音機），毋知彼陣102啥物台、啥物節目。不過，佇一群古早物中央，干焦伊會講話，唱歌，是娛樂缺乏（khuat-huat）的年代，安慰心靈的重要伴侶。

想著細漢的時陣，起先是往國校的路邊，一間籤仔店有la-jí-oooh。暗頭仔誠濟人守店口，坐椅條、跍（ku）塗跤。大人、囡仔兄，聽唱歌、廣播劇，逐家目矙沙微（sa-bui）喙開開。聽眾濟，廣告嘛夭壽濟，「明通治痛丹、猴標六神丹、黑矸仔標驚風散」……無五分鐘來一擺，有人開始姦橋（kân-ki ā u）。不過其中一條「撒隆巴斯（Sa-lóng-phá-suh）」之歌，「喙齒疼貼下頰，腹肚疼貼肚臍，目矙疼貼目眉」，誠趣味，到這陣猶閣咧流傳。

有一工阮兜有la-jí-oooh矣，五个囡仔嚟嚟跳（tshiak-tshiak-thiàu），會當麗（the）踮tha-thá-mih頂穩心仔聽矣。不而過，查埔的欲聽廣播劇，查某的愛聽唱歌，誠惱（láo）！代先照gi ā ng，落尾變下課先到厝的先轉（tsu ā n）。時常是三兄弟圍做伙聽張宗榮武俠劇，兩個小妹面懊嘟嘟。落尾阿母規定功課無寫完袂使聽，情勢就倒反矣！

阿母有時叫阮鬥滔（iúnn）肥沃菜，飼雞，就先共la-jí-oooh收起來。其實伊誠愛聽唱歌比賽，毋過逐擺都恬恬做工課，阮轉啥物伊就聽啥物。

阿爸真少聽la-jí-oooh，敢若無啥興趣。不過，有一工阮雄雄轉著奇怪的電台，尖利大聲兼捲舌的北京語，『親愛的台灣同胞……』繼落講一寡奇怪的話，阿爸兇兇狂狂從入來，大聲喝咻，「禁掉！禁掉！」伊滿面驚惶，予阮著生驚。後來才了解，彼時la-jí-oooh有使用執照，我聽著的是共匪廣播，查著會掠去關。

阿母到甲有兩台 la-jí-oooh，才有時會收聽。伊上愛正聲廣播電台楊麗花的歌仔戲。

迷la-jí-oooh的時代早就過去矣，這陣一支手機仔，對聽歌、看影片、上網、通訊、翕

相……全部包，la-jí-ooh除了駛車，就賸庄跤老人咧用。不過，佇這個老戲園，這台老la-jí-ooh，看起來目睷猶閣金sih-sih，伊看向對面壁頂的一堆貼紙，「泰田胃散、中將湯、番頭牌萬金油……」敢若元氣十足，當咧宣佈工商服務時間，指定藥房。

躑過時空的旅伴

老戲園今仔日的新戲齣是紀錄片《最酷的旅伴》，法國八十八歲名導演Agnès Varda，三十三歲街頭藝術家JR，招伴旅行。沿路拜訪礦工、農民、奶羊，碼頭工人牽手……共個的影像放大、掛起去幾若丈懸的壁堵，過路人擰頭看，uah！每一個攏大人物。

我想著阿爸阿母，對日本時代行過來，一路坎坷磨難，咬喙齒根戩（tshiânn）五个囡仔。個用血汗落肥底，用身軀遮風雨，是正港的大人物。

阿爸誠早就上天庭矣，我捌夢見伊騎鐵馬佇雲頂lō ng-lō ng蹠，親像猶咧出勤務。伊骨頭堅定，胸坎挺直，一逝一逝輾過去。感覺伊是偉大的鐵馬，天頂的馬神。

阿母今年九十歲，手術龍骨失敗，坐輪椅幾若冬矣。伊是硬掙（ng ē-tsi ā nn）的油紙遮仔，自細漢到大漢幫阮遮風雨。這陣換阮來做雨傘，揀（sak）伊四界行，伊是上好的旅伴。

行動不便的阿母愈來愈愛講過去，講了閣講，少年的無愛聽。毋過我發覺有特殊的意味。我捌想像阿母是老電風，擱三速，風微微，講起阮奮發上進，成家立業的代誌。擱二速，就會khng-khng叫，想起半暝踏針車趕工，拍拚囡仔的註冊錢。擱一速，煞規身軀lok-lok擱（hián），想著大爆擊走空襲，毛尾仔飛直直。阿母深藏的性命根節，誠濟猶未挖出來，是一部（phō）活歷史啊！

阮五个囡仔，全一个家庭，性素恰成就攏無啥全。我想這就像la-jí-ooh無全的頻道、無全的節目。這陣，逐个攏愛調上柔美的聲音，放阿母上愛的節目，伴阿母躑（nng）過古早現代，行過快樂的晚年。

佇真善美劇院，點半鐘，閣看一擺《最酷的旅伴》。Hm，我決定欲伴阿母去旅行，揀輪椅行踏三崁店（Sann-khám-tiàm）、桶盤淺（Tháng-puânn-tshián）、五層樓仔、大菜市、明治公學校……伴面圓圓縛（pak）毛尾仔的月眉同學，倒轉去少女時代……伊的記持，是上等的古早味。